

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十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清宫太监回忆录.....	馬德清等 (1)
关于太监“小德张”的回忆	溫宝田 (25)
我所知道的別廷芳	张和宣 (31)
河南滑县紅枪会的发展与覆灭 孙修身 张德仲 蕭振中 聶元鏡	(66)
山东沂水大刀会大惨案始末	赵鐘璞 (79)
孙美瑤股匪临城劫車案始末	万伯龙 (87)
湘西土匪瞿伯阶股内幕紀实	瞿波平 (114)
西康雅屬的袍哥.....	楊国治 (166)
旧天津的混混儿.....	李然犀 (185)
一貫道的罪恶内幕	替道徒 (210)
清末以后的广州娼妓	刘国兴 (226)
記“江相派”——旧时代一个迷信詐財的集团	于 城 (240)
清庆亲王載振的家庭生活	汪荣堃 (266)

目 录

清宫太监回忆录.....	馬德清等 (1)
关于太监“小德张”的回忆	溫宝田 (25)
我所知道的別廷芳	张和宣 (31)
河南滑县紅枪会的发展与覆灭 孙修身 张德仲 蕭振中 聶元鏡	(66)
山东沂水大刀会大惨案始末	赵鐘璞 (79)
孙美瑤股匪临城劫車案始末	万伯龙 (87)
湘西土匪瞿伯阶股内幕紀实	瞿波平 (114)
西康雅屬的袍哥.....	楊国治 (166)
旧天津的混混儿.....	李然犀 (185)
一貫道的罪恶内幕	替道徒 (210)
清末以后的广州娼妓	刘国兴 (226)
記“江相派”——旧时代一个迷信詐財的集团	于 城 (240)
清庆亲王載振的家庭生活	汪荣堃 (266)

清宮太監回憶錄

馬德清等

〔編者按〕

這几篇回憶錄是清宮太監們口述，由周春暉筆錄的。

北京解放時，殘余的貧苦太監為數已經不多了，這些被舊社會摧殘的人，大都無以為生，在淒風苦雨中熬度他們的痛苦日子。北京市當局把他們集合到一起，給他們安排了足衣足食的生活和清靜舒適的養老環境。

太監是封建社會的產物，關於他們踏過的道路和他們的見聞，有史以來，都是別人替他們寫的，很少或者從來沒有他們的自述資料留傳給我們。

太監馬德清說：“只有新社會才讓自己体会到人間溫暖，感到人們把自己當人看。”應該讓這些末代太監們，把他們踏過的路講給我們，留給後代。讓人們看一看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是怎樣從肉體和精神上糟塌人，他們過的是什麼樣的非人生活。可惜的是末代太監雖然年紀最小的已過六十三歲，但是“皇王盛世”他們都未曾目睹，只這吉光片羽留在这里。

這些被侮辱被損害的人，經過實際教育，大都能講出他們在舊社會所不願講、不敢講的事。筆錄者尽可能地按他們講的，記述下來。

难忘的酷刑

馬德清

我姓馬，叫馬德清，是天津南青县窑子口人。我父亲是个卖膏药的，我母亲是个穷人家的女儿。我还有一个姐姐，现在还活着，已经七十多岁了。

小时候的事，能记起来的差不多了。拿“房无一椽，地无一垄，吃上顿没下顿”这几句话来形容我的家，也就够了。

那年头，穷人恨有钱的，也羡慕有钱的。比如我父亲，他厌烦自己的卖膏药的营生，骂地主吃人饭、拉狗屎。但是他也常常想，用什么法子，一朝变成一个有钱的。

我有一个姑母，住在邻近的村子里。她有个远房侄儿，叫李玉廷。李玉廷的父亲也是个穷人，可是自从李玉廷进了清宫，当上太监，十几年后这一家便发了：有两顷多地，还拴着几头大骡子。我父亲常常提到这个李家，羡慕人家有办法。

青县，在清朝是个出太监的地方。当太监真正“出息”了的，千里挑一，可是人总是往“亮”地方看啊！我父亲便下了狠心，决定让我走李玉廷的那条路了。

走这条路的头一步是“净身”，用句粗话说，就是割掉能生儿女的玩意儿。因为当皇上的要保持他的三宫六院的“贞洁”，只容纳净了身的男人在宫廷里作僕役。

我九岁的那一年，大概是光緒三十一年，有一天，我父亲哄着我，把我按在铺上，亲自下手给我净身。那可真把我疼坏了，也吓坏了。疼得我不知道昏过去多少次。这件事，我从来不愿意对人

讲,我并不是害羞,实在是太痛苦了。从旧社会来的苦寒人,人人都有不少伤心的事儿,可是最伤心的事,自己总是不愿意想的,想起来,心就像挨针扎一样疼啊!①

请想一想,那年头,没有麻药,没有什么注射针、止血药那一类东西,……硬把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按在那儿,把他的要命的器官从他的身上割下去,那个孩子该多么疼啊!一根根脉通着心,心疼得简直到要从嘴里跳出来了。从那一天起,我的整个生殖器官便同我分家了。

动完这种手术后,要在尿道上按上一个管子,不然,肉芽长死了,尿就撒不出来啦,还得动第二次手术。我后来听得这个道的人讲,割掉那个玩意儿以后,不能让伤口很快地结疤,要经过一百天,让它偎脓长肉,所以要常常换“药”。说实在的,哪里是药呢,不过是涂着白腊、香油、花椒粉……的棉纸儿。每一次换“药”,都把疼得死去活来。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整天躺在土炕上,父亲只准我仰面朝天。有的时候,脊梁骨像断了一样,想翻一下身,可是哪敢动呢;就是略微欠一下身子,伤口也牵着心疼呢!

大小便就这样躺着拉、尿。屁股下面垫着灰土;灰土天天换,也是湿漉漉的。

那时候,我不懂父亲为什么这样整治我,我也没有淘什么气,惹犯老人家啊!母亲在家里没有发言权,她疼我,可是救不了我。我想她一定难过极了。就在我能爬起来,拉着两条腿走路的日子,她永远地离开我了。

① 述者谈到这里,流下眼泪。

大約四個月後，我的傷口好了，我父親便帶着我投親找友，想把我暫時寄養在一個地方，他好去找門路，把我送進宮里去。但是我這個殘廢的孩子，到處遭到親友們的耻笑。他們責怪我父親，可是也不同情我。最後，我姐姐把我收留下，父親就走了。他這一走，像石沉大海一樣，我們再沒有見到他，也沒有聽到他的一點消息。他摧殘了我，却从我身上什麼好處也沒有得到。

我十三歲的那一年，由前面講的那個李玉廷把我送進清宮里，那時候，已經是民國了。

“畢五”、“小刀劉”和慎刑司

任福田 池煥卿

我們倆：一個叫任福田，今年八十多歲了，大概是活着的太監里的最老的一個了。一個叫池煥卿，今年也七十多歲了。

馬老先生講的淨身的情況，就是那樣，用不着再補充了。但是當父親的親自動手給兒子淨身，終究是不多見的，大多數人都是把子弟送到專門干這種營生的地方去淨身的。

光緒二十幾年前，在北京專門干這種營生的，有南長街會計司胡同的“畢五”和地安門內方磚胡同的“小刀劉”。這兩家的家主都是清朝的七品官，他們每年按四季，每一季給總管內務府進四十名太監。淨身一類的“手續”就全由他們兩家包辦了。

太監的來路有幾條：窮人家，被生活所迫，指望把孩子送進宮里，將來得些好處，這是一條；歹人拐騙別人家的小孩，送到畢、劉兩家，圖得一筆身價，這是一條；畢、劉兩家誘騙苦寒人，說當太監有這些、那些好處，鼓吹他們把子弟送進宮里，這是一條；有的人犯

了重罪，拿“淨身”来逃避“刑罰”，这又是一条。千条万条，一句話，被送上这条断子絕孙的絕路的都是貧苦人家的子弟。

那年头，直隶省的青县、靜海、滄州、昌平、平谷、任邱、河間、南皮、涿县、枣强、交河、大城、霸县、文安、庆云、东光，山东省的乐陵都是出太监的地方。因为一个地方，有几个当太监的发了財，对穷人家就会起影响。而且他們彼此援引、介紹、鼓吹，也就成了风气。这和老早年青县、乐亭一些地方的妇女，彼此援引、影响，到北京来当老媽一样

那年头，想把孩子送宫里当太监的人，首先要到毕家或刘家“挂挡子”，也就是报名。经过审查——看相貌，言談，聪明伶俐劲儿，摸裆（隔着褲子摸生殖器官）——认为合格以后，才收留呢。

“淨身”这件事是由毕、刘两家包办的，他們积有多年经验，而且有一套設備，比起馬老先生的父亲总会爽利得多。但是挨整治的人也是疼得死去活来的，因为这两家也没有什么止痛、止血的灵丹妙药。动手术用的刀子在火上烧一烧就算消毒了。

养好了伤，在进宫之前，每个人要备置一套靴帽袍褂。这笔治装費，連同挂挡、淨身、疗养、飲食、医药等等費用，毕、刘两家可不自送。这些費用合起来总有百八十两銀子，穷人家向哪里去湊呢。拿不出来，就得事前立下“文书借契”，等孩子进了宫，听凭毕、刘两家从孩子应領的“月分”里扣。月分少，利息大，如果进宫后混得不怎么好，这笔債十几年还还不清呢！为了“报答”毕、刘两家引进的“情分”，以及希望他們能在总管太监跟前說几句好話，进宫之后，逢年过节还要給这两家送礼，尺头啦（衣料），皮毛啦，銀錢啦，其他什么啦。

毕、刘两家从穷苦人家或騙子手（那年头，社会上把拐騙幼童

的人叫作“拍花的”)那里买来的孩子,就成了他們两家的人了。这些孩子們进宮以后,月分錢和別的进項就全归他們兩家了。

毕、刘两家收买的孩子都是长得漂亮,聪明伶俐的。他們十几岁就被送进宮里,当“童監”、“孩監”。这些孩子一般都得到后、妃、貴人的喜爱,俸祿和当“上差”的中小太監差不多。毕、刘两家就把进奉“童監”和“孩監”当作发财的买卖,想方設法买小孩,給他們淨身,往宮里送。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毕、刘两家的“包办”机构被取消了,改由慎刑司管理。慎刑司是总管内务府下面的一个司,原来的地址在北长街北口路西,它是掌管总管内务府应管的刑罰一类事的。那年头,太監們犯法,就是由这个司責罰。

慎刑司的情况,不是我們当太監能够詳細知道的,我就不再多談了。

进宮和拜师父

赵荣陞 张修德 魏子卿

早先年进宮的情景,我們沒见过,就不說了。現在把我們进宮的場面讲給大家听听。

我們是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进宮的。进宮前在慎刑司住了些日子,沒有在旗的,要认旗,也就是要我們这些准备进宮的人归到哪一旗下,比如归鑲白旗啊、鑲紅旗啊,……这大概是为了明确一下身分,将来好有人負責。旗的詳細情况,我們也不清楚,就不談了。

入宮以前,大家都准备好新衣服,布袍子,靴子,腰上扎的帶

子。还要演礼，学习怎样跪，怎样磕头，怎样回话。我们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封建时代，人们把皇上看成天人，金口玉言，应对进退上出了叉头，保不住会把脑袋丢掉。教我们演礼的人也左叮嚀，右嘱咐，要我们学好，临时也不要发慌。比如说下跪吧，要先跪左腿，后跪右腿，跪下去，袍子不能褶在腿底下；上边问话，什么时候抬头，抬头后眼睛往哪里瞧，都有一定的规矩，不能乱来。

一天早晨，总管内务府的老爷，把我们领进宫去，进的是午门旁边的一个门，低着头跟人家走到养心殿，跪在院里，听候挑选。

我们的名字，年岁，来路，……早就由慎刑司写好呈上去了。

跪了一会儿，西佛爷来了——那个时候我们把慈禧太后称作西佛爷——，我们偷眼瞧，她手里拿着牌子，按牌子上写的名字仔细地端详了我们一阵，叫几个人的名字。被叫的人抬起头来回话。一会儿她就离开了。西佛爷，看起来还不老，很有精神。

西佛爷挑中的人，留在她或皇上那儿，剩下的分给别的地方。那时候，清宫里用太监的机构还有四十八处，每处里的人数并不少，但是谁不愿意多弄几个人呢，人多了，每个人作的事就轻松了。实在分不出去的，还可以分给外府。王府里也用太监。

决定留在宫里以后，首先要认师父。能当师父的都是地位高，年纪大的太监。像总管太监、首领太监这一类人，一辈子收的徒弟多得很。徒弟们跟师父学规矩礼法，师父用徒弟作自己的僕役。一个师父将来能有几个出息了的徒弟，不但有面子，而且也有实际好处。

宫里的规矩礼法多，够你学几年的。比如叩头、请安就有多少样儿，对什么人，什么时候怎样跪拜，都有一定的形式；梳头，端茶，斟水，摆膳，服侍上边穿衣服，传事，回话……都有一定的作法。能

学到看上边的眼神行事，能摸出主子的心情，“投其所好”，那才有“出息”呢。还有，在宫里讲话有不少忌諱，忌諱的話是不能上口的，必須认真地記住。

上面讲的那些事，都要跟师父学，服侍师父起居飲食，也要学。学得快，学得好，討得师父喜欢，就有“发迹”的希望了。

初进宫的人，师父就是自己的主人，把师父服侍好是自己的惟一任务。早晨天不亮就得起来，給师父准备漱口水、洗脸水。钟点到了，要轻轻地走到师父炕边，轻轻地叫醒他，服侍他穿衣服。夜里，师父睡下后，自己才敢休息，而且睡得还要机灵些，师父什么时候唤，要立刻应声。

太监的品級不一，大小有別，一层制一层，一层压一层，当徒弟的是最末的一层，师父有气沒地方泄的时候，徒弟就遭殃了。

同时当徒弟的，也有先后之分，比自己先进宫的人，叫陈人，陈人在新人面前也有时摆架子、逞威风呢。

旧社会，行行有行行的苦处，最要紧的是忍耐。我們在作徒弟的时候，什么事都是逆来順受，为了自己的前程，什么委屈只有压在心里。說一句不好听的話吧，就是別把自己当人看。可是千千万万干这一行的人，真的“出息”的有几个呢！真的“出息”了的人，回想自己当年的委屈，就要捞本，好好地来享受一番，把当年自己受的，轉給下一輩了。

入宮后我們是怎样“受訓”的

池煥卿 赵荣陞 边法长

皇帝的宫里，規矩礼法多，我們这些乡下穷孩子进了宫 是要

“受訓”的。不过那时候上一輩太监“訓”我們，並沒有一定的譜兒。

我們被送进宫里后，最初是上不了什么場面的，在下边认过师父，跟师父学本事。

先說称呼吧，宮里头的太监把皇帝称作万岁爷或皇上爷，把太后称作老佛爷，把女主称作老爷子。在外面，老爷子本来是对年老的男人的称呼，可是在宮里，它的用場却不同了。比如对端康皇太妃、敬懿皇太妃，都要把她們称作老爷子。至于太监們彼此的称呼，同輩的互称爷，张的张爷，李的李爷，低一級的把高一級的称作师父。太监們不喜欢人們把他們直称作太监，如果你把他們叫作老公，那簡直是罵他們八輩祖宗，这一套称呼是要先記住的。

忌圣諱这件事，上年紀的人大概都晓得，在宮里，这更是一件最要紧的事。不单是与万岁爷的名字同音的字不能上口，太后、娘娘、太妃的名字也一样。这些应避的字音是要牢牢記住的。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小德张，本来他的名字叫春喜，因为隆裕太后的小名叫喜哥，喜字犯了圣諱，小德张就被改名叫恒太了。还有不吉利的话，就是在私下里也不許上口，紫禁城里是不許讲丧气話的。

要学习請安的礼法。在宮里，膝盖是不值錢的，可是你不能一跪了事，跪拜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向主子回話、請安，跪的是双腿安，就是两条腿先左后右地跪下去，身子要挺直，摘下帽子，放在身右边。謝恩、謝賞或者万寿节……对主子要三跪九叩。为了表示感激“浩蕩的天恩”，有的时候还要把头往地上撞，撞出声音来。这就是俗話說的磕响头。还有单腿安，这是用来对待上司或者品級低一些的人的。日常侍奉主子的太监，虽然不是天天見到主子就磕头，可是俗話說的“站有站样，坐有坐样”，这个样儿也得学习。上了班，無論是站在主子身边或者在廊沿下听候吩咐，都得笔直地站

在那儿，两只手紧垂在身子的两旁，要像庙里的金童玉女塑像一样，纹丝不动。站久了，脚掌子都站出了毛病，但是也得保住避猫鼠的样儿。这些礼法学不到家，首领太监是不会把你提上去的。

回主子或者顶头上司的话也有一定的规矩，第一要熟练的是上边的吩咐一入耳就得明白，这是不能向上边要求再吩咐一次或者解释的。第二是，要用“噤”来表示自己领会了吩咐，不能用“嗯”“啊”一类字眼。在这方面显出你的机灵劲儿，才有“出息”呢。

给上边请安，说起来是个俗套子，但是也得学。比如“吉祥”这句话是用在日常问安上，“进得好”是用在饭后的问安上……。

当师父的并不是按什么计划来教你，是要你随时注意，随时学的；等到一朝人家看中了你，把你挑上去。比如到御前或者某一个宫里，你还要拜那里的顶头太监作师父，继续学。

比如斟茶、倒水，摆膳、递东西，不能一下子拿过去就算事。第一，不能捧在你的脑前递，你必须把东西捧在身子前边，同时又得把身侧过去。第二，不能捧得过低过高，大约的高度是在你的眉心的地方。

又比如主子吸水烟的时候，你得跪在地上，把仙鹤腿水烟袋，用手握紧，小水烟袋你得站着捧在手里，随时装烟，吹纸媒儿。你得掌握好点火的时间。这件事不经过长时间留心观察，是作不好的。那时候清宫里的主子抽水烟、旱烟成了生活中的常事。一般是饭后抽水烟，平时抽旱烟，用不着主子吩咐，到时候得准备好，捧上去。

宫里抽鸦片烟的事是少有的。只有宣统皇帝的皇后抽，侍候烧烟要跪在地上。皇后左边吸四口，在她倒过身子的时候，你得把烟具随着捧过去，再服侍她右边吸四口。当然服侍长了，人也就成了机器，节奏不差，但是在最初，也紧张地够人受的。

服侍上边穿衣服，有专管御衣的司按季节准备。可是直接服侍的人也得记清楚，而且主子的胳膊腿不能随着服侍人的意思动弹，你得迁就他，要让他穿着的时候一点不感觉别扭。这也得学。

膳房里有荤局、素局、点心局，对哪一宫、哪一个主子每天都有一定的进献样数。传膳声一下，取膳的人不能慌，要按你的号儿从膳房的转动架上往下取，取错了、漏了是不行的。

跟主子到哪一个宫去，或者到什么地方去溜弯儿、散心，除了主子身旁的两名太监，随在左右搀扶之外，其余的人要随在身后，捧着应携带的东西。如果主子坐轿出去，扶轿杆的、随轿的都要走一定的步伐，起轿、落轿、搭帘子也都得小心谨慎。

晚上坐更，白天站班，尽管什么事也没有，也不能擅离职守。如果皇上召见那位大臣，圣旨传下来，你得准确地往下传，“带某某大臣……”。大臣或王爷被带上来之后，你得放下帘子，赶紧躲开，站到既听不到室内的谈话却又能听到主子命令的地方去。

这礼法说起来太多了，够人学的。所幸太监们各司己事，把你分内的事学到家，也就够用了。不过学这些事，要凭自己的心计，师父从不给你讲明要求，也很少指点你，要你自己去琢磨，或者要你私下演习一下。可是师父注意检查你的现实活动，如果你在哪方面作错了，轻则狠狠地挖苦你一頓，虽然不骂爷爷奶奶，但是够你受的。重则巴掌便上了你的脸，你虽然挨师父打，口里还得说好的，脸也不能往左往右躲。至于出了大错，挨板子、挨禁闭也是常事。

这是我们作太监的头一个阶段必经的路儿。这是把人训练成奴才的经过啊！我们当初受的“训”没有系统，“不正规”，回忆起来也就讲得更不系统了。

御前太监的一天生活

魏子卿 戴寿臣 刘子杰 孙尚贤

现在把我们当“御前”的情形讲一下。

我们进宫后，先在东夹道里打杂，熬了几年，当了“御前”。“御前”就是在皇上跟前作事的，他们都住在东西夹道里，分班侍候皇上。

东西夹道都有领头的太监，人们把他叫作带班的。早晨天蒙蒙亮就起来，盥漱之后，穿好衣服，由带班的领到皇上那儿去。那时候，皇上是住在养心殿后殿的寝宫里。

带班的先上去给皇上请安，双膝跪地，禀报后退下来，他的事就完了。我们当御前的照例不跪拜，上了班就各人作个人的事去。其实也没有什么值得讲的事，不外是站班、听吩咐罢了。

皇上用过早点之后，御前们排队，陪驾到上书房去，大家都慢慢腾腾地走，走到上书房，在屋里屋外站班，除了端茶倒水，接受随时交下来的差事，也是闲着的时候多。

皇上从书房回来，十一点钟就摆膳了。膳是由厨房里的塔塔们送来，御前一提盒一提盒地接过来，又一碗一碗地摆在两张大八仙桌上。八仙桌是摆在地下，两张桌子连着，前一张靠近炕上摆着的楠木炕桌。

午餐的菜总有三十几样，都盛在带盖的碗里。除了例进的菜，每天还有太后赐的，后、妃等人献的，合计起来有四十几品。皇上吩咐一声“碗盖”，就开饭了。御前们站在屋地上，把八仙桌上的菜往炕桌上传。那么多的菜，皇上哪能样样尝呢，也不过是拿来摆摆

样子罢了。

御前的袖口是白布縫制的，两只手也洗得干干净净的，看起来，是够卫生的。

皇上吃完饭，下一班御前就来接班了，上一班退下去，什么事也没有，干歇着，一直歇一天半。

下半年，皇上也许到各地方走走，也许休息，也许作点什么，御前们随着他转，一直到晚上摆晚膳。

晚上八点钟，由总管太监那儿传下“上門、打錢粮，灯火小心！”的口号，一呼众传，一直传到紫禁城的各門。“上門”就是上門門。“打錢粮”是上鎖。“灯火小心”大家都明白，用不着解释了。

这个口号一喊，凡是男人，都得出宫，夜里，宫廷里是一个男人也不留的，除了太监和值班的御医。

服侍皇上就寝时，又换上另一班御前了。皇上睡下后，几名御前就在皇上的寝宫地下“坐更”（“更”字在这里念成“京”），另外的御前在外边“坐更”。說是坐更，有时也打个盹儿或者睡一会儿，反正不耽誤事就行了。

当皇上的同外边老百姓过日子大不相同，他们夫妻不同桌吃饭，也不同床睡觉。皇后和妃子每天照例按时间到皇上这儿請安，真像客人一样。

御前和带班的每天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按时候分几次到太后、太妃和应当去的宫里，跪报皇上昨天睡的怎样，每一餐进了多少飲食，給太后、太妃請安。这些都是把背好的熟套子，絲毫沒有感情地念誦一遍，大概听的人也听厌烦了，很少得到什么反响。如果哪一天，太后点头笑笑，或者問上个半句話，去禀报的太监倒认为这是太后給自己的面子，也就是說賞了臉，心上說不出地舒服，甚至

終身不忘，而絕不认为这是对皇上的关心。

現在回想起来，帝王之家充滿了虛伪、客套，在这里找不到家人父子夫妇間的真正感情。

御前的一天生活，就是这样。当班的时候沒有多少事作，不当班的时候，除了服侍老爷（宫里这样称呼上层太监）也沒有什么事作。在固定的圈子里走，也走膩了。宫里沒有休假，有时候請几个钟头假到外边去玩玩，也沒有散心的地方，而且进出宮手续很麻煩。过去凭“腰牌”出入，“腰牌”等于現在机关用的出門证，是木制的，上边有火印；到民国以后，改用粘本人照片的“护照”。出入宮門要給苏祿看，苏祿大概是滿洲話，就是护軍。

心里煩还有一个原因，服侍皇上事情虽然少，但是并不轻易，比如給皇上梳头打辮子，就得十分小心，作得要麻利，要好，还要皇上觉得舒适，皇上是“金人”，不能让他觉得一点不舒服。服侍他穿衣服也要周到。当皇上、皇后的，衣服从来是要人家穿的，什么时候进什么衣服、靴袜都有讲究，不能弄錯了。

封建社会，当皇上的是天下第一人，但是他也有心煩的时候，心煩沒有地方发泄，当御前的就倒霉了。有的时候，沒有緣由地遭到辱罵、責打。我們是真正的奴隶，主人随心所欲地看待我們，高兴的时候也許喚我們的小名或外号，不高兴的时候乱七八糟地打我們，打死了拖出去，沒有人管。

王祥亲眼看見珍妃被丢到井里

戴 寿 臣

听说珍妃被害的事已经有許多人写过。我們过去同人中一位